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曾

曾字穎叔，陳國陽夏人。魏太僕夔子。黃初初襲父爵成陽

一作陽武

侯。爲平原侯文學。明帝時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景初中出補河內太守。齊王卽位徵拜侍中。嘉平中爲司隸校尉遷尚書。高貴鄉公時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陳留王時遷征北將軍。進封穎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武帝襲晉王位。卽爲晉丞相及受禪。拜太尉。進爵爲公。尋拜太保。領司徒。進太傅。又進太宰。咸寧四年卒。謚曰孝。太康末改謚曰元。

上魏明帝疏請隱核郡守

臣聞爲國者當清靜爲基。而百姓當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

全蜀文卷十八

眾多誠宜恤養黎元，悅召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召致忠和，下當輕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召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吾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戚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目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脩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

晉書

何曾

上魏明帝疏請選征遼東副將

景初二年正月

疏

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假副晉書作副監則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自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曰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眞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晉書作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傾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臣愚曰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昔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備則無患矣魏志明帝紀注引魏名臣傳又晉書何曾傳議聚庶純

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案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呂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呂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晉書庾純傳賈充責純曰父老不歸供養太傅何猶太尉荀顥縣騎將軍濟王攸議何遭

遵字思祖，曾子，泰始中爲給事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咸寧中累遷大鴻臚，免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

駿爲舊君反服

禮云：違大夫之誦矣，不反服則之天子亦不反服矣。恂等已登天朝，反服舊主，與禮相違。通典九十五泰始中尚書令史衡等是故少府馮融故吏假謂喪所行服散騎常侍何

何勤

召爲

劭字敬祖，曾次子。晉國建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卽位，轉散騎常侍，咸寧中遷侍中。惠帝初，爲太子太師，通省尙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尙書左僕射。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卽爲太宰。永寧元年卒，贈司徒，謚曰康。有集二卷。

作武帝遺詔

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箕呂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尙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

晉書楊駿傳

荀粲傳

纂字倩奉，纂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纂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據批判，兄僕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已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纂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之象所舉也。今稱立象，已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已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外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㠭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纂已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纂尙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驛蹕，頃之，纂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故難曰：能勝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纂曰：功名者志局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

呂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呂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呂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報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魏志荀彧傳注

王弼傳

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无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呂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尋。」

亦爲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呂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問，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儒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耽文類聚七十四作性好弘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呂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呂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曰：「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呂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

故能體冲和而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而應物然則聖人之
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弼注易頤川人苟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曰戲之曰夫明
足而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
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言爲未能㠯情從理
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
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㠯無大過
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
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
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聾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
終正始十年曹爽廢㠯公事免其秋遇弼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
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魏志

鍾會傳注案世說文學篇注引弼別傳其文小異

鄭沖

沖字文和，滎陽人。魏黃初中爲太子文學，後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曹爽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高貴鄉公時轉司徒。陳留王卽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上。封壽光侯。晉受禪，拜太傅，進爵爲公。泰始十年卒，謚曰成。

甲乙問議

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存，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竝當二年。禮宜從重。晉書禮志中

王祥

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末避亂，隱居三十餘年。魏黃初中，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舉秀才，除濁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封閼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遷太常，封萬歲亭侯。

三老陳留王卽位，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封睢陵侯。晉受禪，拜太保，進爵爲公。泰始五年卒，年八十五，謚曰元。

訓子孫遺令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已報，氣絕但洗手足，不煩沐浴，勿纏尸，皆斂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琰綬笥，皆勿已斂。西苔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墓，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盃，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於讓，此五

者立身之本，顏子所曰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晉書王祥傳

王衍

衍字夷甫。祥從孫泰始中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除元城令。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惠帝時，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成都王穎，已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復爲尚書令。司空司徒，遷太尉，爲石勒所殺。

謝表

蒙賜臣單衣紫綃金革帶。臣謹佩服，終矢勿諉。

書抄一百二十八

荅山簡書

山子曰：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

王敦

敦字處仲。祥弟覽之孫。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

子舍人惠帝時歷給事黃門郎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
中出爲廣武將軍壽州刺史懷帝時徵爲中書監拜揚州刺史
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復拜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進左將
軍又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建武初遷征南大將軍加荊州牧
永昌初與劉隗不睦舉兵入石頭拜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
公還屯武昌自加督監益二州明帝時移鎮姑孰自爲揚州牧
病卒戮尸懸首南桁有集十卷案祖納傳平北將軍王敦辟爲
敦皆非處仲益同從事華陽國志大同志又有王
時同姓名有三

表庚亮爲中書監

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領軍如故

御覽二百一十

表王舒

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

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疏無知之者吾常呂卿言爲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舉賀循爲賢良杜夷爲方正疏

臣聞有唐疇谷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盧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尤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謹良謨弘益政道矣

晉書杜夷傳

辭荊州牧疏

昔漢祖昌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昌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曰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

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尙未有勞便召方
州與之。今斬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
雖功大宜報，亦宜有呂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
生事變，皆非忠義。率已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
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講，襄王讓之曰
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日濟事
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曰下，宜加除之。且曰塞羣
小矜功之望，更猶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
相怨謗，指摘朝廷，讒諛蜂起，臣有曰知陛下無呂正之，此安危之
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
路廝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呂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
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
會，小解散之，竝授賢雋，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

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井官省職官塞羣小覬覦之望智書王教傳

上疏言王導

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啟方闢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㠯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盼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疏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竝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遂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旣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曰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

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報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
廣延俊乂臨之曰政齊之曰禮頃者令尊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
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誣
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
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曰臣聞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
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
仲有三歸反玷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閼闔
然終爲良佐曰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曰功
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
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
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
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

答書王敦傳

上疏罪狀劉隗

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詔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

魏書晉司空
敏傳作遂秉

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
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日黃散爲參軍晉魏日來未有此比傾
盡帑藏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
使其大田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
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
家計始立隗悉驅逼已實已麻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宮本已
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
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
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已遠
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惡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襲奪
未有魄比雖無忌宰誣弘恭后顯未足爲喻是日遐邇憤慨羣后
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鷺駕志

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召晦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敵
舊作今趣退願陛下深垂省察。連斬隗首。日謝遠近。此句從軍指計姦孽則
敬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
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
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
於此。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魏書補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
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

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旨得眾。故君子盡心。小人
畢力。臣已聞蔽豫。奉微猷。是日遐邇。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
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
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臆摧破。泣血橫流。
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啟。奈何棄忽忠言。
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

諸軍早還不至虐擾

晉書王敦傳

上言父子生離服限

建武元年

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靈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難空絕婚娶昔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婚宦苟南北圮絕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

通典九十八

與劉隗書

頃承聖上顧畱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

晉書劉隗傳

與王導書後自手筆

大寘別後幾日作如此事

晉書溫嶠傳又魏書司馬紹傳作別來

書

敦頓首頓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意想自如常，比苦腰痛情
憤得示如意及不召悉。王敦頓首。清化閣帖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十八終

全晉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尊

尊字茂弘，敦從弟，襲祖覽爵即王子。元康末，司空劉寔引爲東閣祭酒。尋參東海王越軍事。元帝鎮下邳，請爲安東司馬。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尋拜寧遠將軍，加振威將軍。愍帝卽位，徵爲吏部郎，不就。晉國建，召爲丞相軍諮祭酒，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遇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及稱尊號。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武岡侯。進侍中司空假節，領中書監。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加尚書令。明帝卽位，遷司徒。封始興郡公。進太保。成帝時，進太傅，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謚曰文獻。有集十一卷。

轉陳耽謝鸞敍

丹陽從事陳耽，器局弘正，可轉主簿。吳興從事謝靈才幹正直，可轉西曹。御覽二百六十
五引別王丞相集

祭衛玠敘

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敦舊好。御覽五百五十
五引衛玠別傳

求別駕敘

顧和理識清敏，劭令端古，宜得其才。已爲別駕。

通典三十二
引別王丞相集

表

臣乞得除中書監持籲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

御覽二百二十
引別王

上疏論謚法

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

導表

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呂謚彰豈可限呂有
辭書錄九十四王遵上疏執文類聚四十引晉中興書作王導御覽五百六十二引晉中興書作王遵上疏案王導謚文獻御覽下條引宋書王儉本禮官欲依王遵謚爲文獻謚知是王導之誤東晉初無王遵也

上疏請自貶

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鑒閭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臣之責也乞自貶黜臣穆朝倫

晉書王導傳

請建立國史疏

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召實錄爲後代之準厥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敕佐著作郎

于寶等漸就撰集

晉書于寶傳

上疏請修學校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召養正。少而敎之。使化沾肌骨。習召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召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所召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已及其家。正家已及於鄉。已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淳儒之道息。放使然也。故召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卽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於今二紀。傳曰。

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風遂滋非所㠭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㠭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機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蓺㠭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㠭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竝陳㠭俱濟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振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簪餐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綏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敎道使朝之子弟竝入於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

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脩禮之士，宋書禮志一建武初驃騎將軍王導上疏又晉書王導傳作上書有刪節

議復肉刑

肉刑之典由來尙矣。肇自古先，已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王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已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已過怒也，非已殘民也。所已救姦所已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刑之已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已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

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於三代之際還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可懲而況於刑然民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已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思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已御物顯誠已懲愚其理遠矣

晉書刑法志又見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又通典一百

八
六十

議追贈周札

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已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諭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時眾所未悟旣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已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旣下大事旣定便正已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

卷之十一

與周顥戴若思等同例

晉書列傳
周札傳

重議周札贈謚

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顥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呂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卽所謂流四凶族呂隆人主魏魏之功耳如此札所呂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閭門不同呂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顥各呂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卽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呂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已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呂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

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固
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
焉。賈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
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闈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

邪？不負忠義明矣。

晉書周札傳

請原羊畊啟

聯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
存之宥。

晉書羊
曼傳

遷丹陽太守上牘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
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呂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
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
天官混雜，朝望穠毀，導參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鑿

竊名位取斂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尊始庶令雅俗區別

奉望無惑

晉書王導傳
通典三十三

與賀循書論廟

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
不 通典四

戴若思欲於七廟立后別室

同上

又與賀循書問卽位告廟

或謂宜祭壇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主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

通典五
十五

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爲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才矣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

通典五
十五

荅荀崧書

意謂有位永固無復暫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
昌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邪。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
下若暫下則逆祀也。

通典四十八

荅陶侃書

默居上流之勢如有松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
足下軍到是昌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昌定大事者邪。

晉書陶侃傳

遺王含書

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
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
告剗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
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昌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

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
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大羊俱下雖當逼迫猶曰
固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
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更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
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侯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
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
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
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
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恩與賢哲弘濟
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
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
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効力非
徒無慮而已也尊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尊雖

不武情在虛罔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虛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勤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

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邀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召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召爲灼炟也

晉書王敦傳

與從子允之書

太保安豐侯召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晉書王允之傳時允之召父憂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不拜尊與書

書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贊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尙在彀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滔化

關帖

尊白改朔情增傷感。溼蒸事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應足下懸耿
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同上

塵尾銘

道無常貴。所適惟理。誰敬文類聚作勿謂質與御于君子。拂穢清暑虛心

已俟。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敬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三

王恬

恬字敬豫。導次子。襲爵卽丘子。除中書郎。遷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父憂去官。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

書

得示知足下間吾故不差殊劣劣力不具王恬白

淳化閣
帖三

王誕

誕字茂世，恬孫。襲父混爵，雍鄉侯。歷祕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又補元顯後軍府功曹，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隨府轉驃騎長史。桓玄輔政，徙廣州，爲盧循平南府長史。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太尉劉裕請爲諮議參軍，轉長史。從征南燕，領齊郡太守。遷吳國內史。母憂去職。義熙九年卒，追贈作唐縣侯。

文筆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又著王誕宋書有傳
藝文類聚亦召爲宋人。今召卒年爲斷編入晉文

伐廣固祭牙文

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輶輿無戰有寧皇風嗣被凱旆歸旌

藝文類聚六十卷
覽三百三十九

王洽

洽字敬和，導第三子。康帝時爲散騎中書郎。穆帝時爲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不拜。有集五卷。

臨吳郡上表

前民辭求相鬻賣一則救命二則供官方今之要當課功受業又蟲鼠爲害爪麥蕩盡編戶僵屍葬埋無主閭門餓餒烟火不舉北堂書鈔五百五十六又御覽三十五引王洽集

辭中書令表

竊已中書職掌機管有由來矣漢武之世始建此職歷代時宜置廢遂重武帝朝荷助張華竝爲其任中興以來宰相居也北堂書鈔五十

七
王洽集

書

治白辱告承問。洽故爾劣劣。冀已復敘還日一作白。不具。王洽再拜。
洽頓首言。不孝禍深。備紛擾荼毒。陰恃亡兄仁愛之訓。冀終百年。
永有憑奉。何圖慈兄一旦背棄。悲號哀摧。肝心如抽。痛毒頗冤。不
自堪忍。酷當奈何。痛當奈何。重告惄至。感增斷絕。執筆哽涕。不知
所言。洽頓首言。清化閣帖二

洽頓首言。兄子號毀不可忍視。撫之摧心。發言哽慟。當復奈何。柰
何。洽頓首言。清化閣帖二

洽白。向感塞不成敘。得告承問。殊乏劣白不具。王洽再拜。清化閣帖二

與林法師書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暘物之所未悟。物之所已通。亦得之
於師資。雖元宗冲純妙旨幽深。然所已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
已致雖遠。必假近言。已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已微之故。夫殆墜
之旨。略可得之於千載。將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

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眾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爲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已通之不易因廣同異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敘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爲有明旨邪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眾經甚多或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已徵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已啟其疑沿頓首和南

廣宏明集
三十五

王劭

劭字敬倫導第五子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

書

劭白明便夏節哀慕崩摧肝心抽絕煩冤淵深不自忍任痛當柰

何當復柰何得告爲慰腫轉差勞悴勿勿力及不次王劭再拜

清化

閻帖

三

賤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
新嘉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十九終

全晉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珣

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治子弱冠爲桓溫掾，轉主簿。旣從討袁真，功封交趾侯。海縣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後忤謝安，出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安卒，遷侍中，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安帝卽位，遷尚書令。王恭舉兵，拜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加散騎常侍。隆安四年，旣疾解職，歲餘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論曰：獻穆、桓玄輔政，改贈司徒，有集十一卷。

奏追崇鄭太后

按太常臣肖等議曰：春秋之義，母亡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

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
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
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禡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
貴之所繇一舉而三義具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眉等議追尊會
稽太妃爲簡皇太后也

書

三月四日珣頓首未冬罪感得七月書知問郎何如服弊憂之劣
不具王珣頓首白

清化閣

與范甯書論釋慧持

遠公持公孰愈

高僧傳

重與范甯書

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邪

高僧傳

林法師墓下詩序

余曰寧康二年命駕之荆石城山卽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爲荒楚王隴化爲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懷懷世說

琴贊

穆穆和琴至至愔愔如彼清風冷焉經林

執文類聚卷四十
初學記十

虎丘山銘

虎丘山先名海涌山

執文類聚八

孝武帝哀策文

同軌畢至百司胥亞法物夕陳輶輶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謂然視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于翰墨庶遺塵之髡鬚其辭曰

惟皇作極五德迭膺康實復夏武亦隆晉亹亹太宗希夷其韻鏡之者玄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

其伐行遺其美廢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通志羣方咸秩惟幾成
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疏而莫失居有臣虛
宰多臣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
一八表園陵旣衛威靈赫赫子來旣構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
極役文教聿脩有恥且格跡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
音皓獸馴苑素羽棲林殊柯通理異帶同根方融玄液陶鑄斯民
雲韶侯奏比屋思淳積祐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隟溝洪瀆竭淮何
殃之甚何酷之殷自擢旻凶二氣朱書南史王誕傳秋冬代變霜繁廣除風
迴高殿此二語王誕所益見宋書南史王誕傳帷幕空張肴俎虛簾極聽無聞詳視
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壇筵參謀埏隨告欣史臣考吉警者在
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已引邁前驥紛已抗旆城闕儼已
整列馳道及已通修感乎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已翼
衡駒悲鳴而顧輶違華宇之晰晰卽永夜之悠悠奉靈櫬而長訣

猶終天而莫收。訴穹蒼而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儻性命之可贖，甘人百於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執文類聚十三

祭徐聘士文

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栖，確爾特立。貞一足，呂制羣動。純本足已，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茲遐路，無由造敬。係佇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祀，昭述宿心。神而有靈，儻垂尚饗。

執文類聚三十八

王珉

珉字季琰，小字僧彌。洽次子，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中書令，卒贈太常卿。有集十卷。

告廟議

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

通典五十五

三民

答徐邈書

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矣。

沈文類聚四十九
御覽二百四十五

見傅咸彈孫詹事或云是宮或云坊或云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臺省也。

就文類聚
六十二

雜帖

珉頓首頓首此年垂竟悲懷兼割不自勝柰何柰何寒切體中比何但甚耿耿僕疾遂不差眠食少憂深遣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

清化閣
帖二

十八日珉白比二書遞至未更近間懸情不適已可不吾羸疾故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

清化閣
帖二

何如僕故頓弊力書不欠王珉頓首頓首上下何如僕上下大都蒙恩得書至之吾云今欲出耳吾此月急遣廿四是王濟祖日欲

必赴卿可勉過明吾當下解相待食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檄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相報

清化閣帖一

論序高座師帛尸梨蜜多羅

春秋吳楚稱子傳者呂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呂三代之崩行乎殊俗之禮曰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雋曰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

高僧傳一

王琨

琨尊孫襲尊爵始興郡公升平末爲儀曹郎後爲丹楊尹卒贈太常

立琅邪王不議

升平五年

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已

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茲一人，不曰私害義。專召所後爲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旣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通典八十

王謐

謐字稚遠，導孫。襲父協爵武岡侯。拜祕書郎，轉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桓玄輔政，召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兼太保。玄篡位，封武昌縣開國公。玄敗，召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義熙三年卒，追贈侍中、司徒。謐曰：文恭有集十卷。

疏

庚戌未入乘輿旋館

文選辨亡論注
引賦榮緒晉書

殷祭議

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準，不差奉施於經常爾。至於

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宋書禮志三通典四百十九凡與三年猶司徒王謐升楊尹孟昶議

與釋慧遠書

年始四十七而衰同耳。

釋藏筆九
又百五

答桓玄書明沙門不應致敬王者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臣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懸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臣言辨既涉乎效故可略而言耳意。臣爲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臣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臣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臣道在則貴不。臣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

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㠯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憚憚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
於誕世者也。承㠯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誠實如嘉論，三復
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訓，言將無寄。猶㠯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
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呵未遺，猥見逮
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㠯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
恐死罪。沙門不拜俗事一

荅桓玄難

事下脫
裁字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荅曰：夫沙門
之道，自㠯敬爲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
盡也。沙門所㠯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㠯宗致既同，則長幼成
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孰
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執作分
介作報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者何復曰冥本幽絕非物像之所舉運通理妙覺庵迹之能酬是曰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曰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曰言辯意旨爲大設靈奇示已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曰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言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仰伸曲之間亦侶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逾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曰道在爲貴哉

字
周作周
半下脫
殆將然
言作旨

徑作敬

荅曰。重尋高論。已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已前條已粗言意。已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徑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已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已云。歷有年代者。正已客養之道。要當有已。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懶然所據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也。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倣誕之所益。今篤已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諍佛理也。但倣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倣誕。今若已千載之末。消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不已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雖曰若已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召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古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沙門不拜
卷事一

重荅桓玄難

之作之
具作且

奉告并垂重難其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之研析具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斷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已啟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已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已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

日用之筌蹠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蹠已自運耳故知所
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已之極者必階躡已及妙魚獲而
筌廢理斯見矣公已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
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已明矣意已爲佛之
爲教與內聖永殊旣云其殊理則無竝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
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荅所已云仁善之行不殺
之行其若但可同者故引已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
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已佛教爲難也何已言之今內聖
所明已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
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
卽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於永劫語
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已化贊中國
悟之者渺故本起經云正言侶反此之謂也公云行功者當計其

介作分
斯作期

爲功之勞何得直曰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已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已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存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已云貞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敵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城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斯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敬揖高論不容闇然是已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已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已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於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旣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貌良難爲辨如其未允請俟高亮沙門不拜客事一

三答桓玄難

駭作該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曰神爲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曰申遂此生遁其爲道者也而爲師無駭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曰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旣華不
容有隱乃更成別辭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旣重研妙旨理實恢
邈曠若發隙於是乎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
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沙門不拜俗事

王廩

廩軍將軍蕡之子導之孫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隆安
初王恭舉兵假建武將軍吳國內史尋恭爲劉牢之所敗亡
走不知所在

與靜媛等疏

告誘靜媛靜儀靜妣此晦便當假葬永痛抽剝心情分割不自勝
念汝等追痛摧慟纏絰斷絕何可堪任痛當柰何當復柰何遺涕
不次厥疏淳化閣帖三

王廙

廙字世將，導從弟惠帝時辟太傅掾，轉參軍，從迎大駕，封武陵
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鎮江東，召爲司馬。歷廬江、
鄱陽二郡太守。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寧
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卽位，徵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尋拜征
虜將軍，進左衛將軍。王敦召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
刺史，卒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有集三十四卷。

洛都賦

其河東鹽池，玉潔水鮮，不勞煮沃，成之自然。

書抄一百四十六引
王敦洛都賦乃王廙

之誤

雞頭溫水。魯陽神泉不釀自沸。熱若焦然。爛毛燰卵。煮絹濯鮮。痿

瘻癰癥浸之則痊。功邁藥石。勳著不言。

初學記七
引兩條

玉井球欄。寢若積霜。正殿雙翼。是曰雨堂。

初學記七
記七

肇建三市。塵開疆理。列肆雲曼。脩層高峙。

初學記二十一
四

挈壺司刻漏。樽瀉流仙。吏秉尺隨。水沈浮。

御覽

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貴賤同游。方驥齊輪。麗服靚妝。祓乎洛

北堂書鈔一百五

濱。流芳塞路。炫日映雲。

北堂書鈔三十

若乃黃甘荔支。殊口遠珍。雖非土方之所產。重九譯而來臻。

御覽九百

六十

銅馬朱櫻房陵繡李。

御覽九百六十八

豹祠赤杏。胡竝丹柿。甘液滋脆。不經牙齒。

御覽九百六十
八九百七十一

瓜則桂枝枯摶。綠臙青肌。消暑蕩穢。解渴療飢。

御覽九百七十八

思逸民賦

左披文召選話講六藝之宏敷

文選褚淵碑文注

笙賦

其制器也則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懸崖之絕嶺邈嵒峯召崇高延修頸召亢首厭瑤口之陸離舞靈蛟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鉉錘內藏合松臙召密際糅形丹召發光

魏文類聚十四初學記

金清而玉振

初學記十六

親昵遠遊登山送離發千里之長思詠別鶴於路岐

同上

直而不倨曲而不挑疏音簡節樂不乃妙足可召易俗移風興治至教弘義著於典摹今歷萬代而彌劭

同上

白兔賦

并序

丞相琅邪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迴面革心昔周旦翼

全晉文卷二十一

王廣

十

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召爲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而有白免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

號文類賦
九十五

曰皇大晉祖宗重光固坤厚召爲基兮廊乾維召爲綱方將朝服濟江傳檄舊國反梓宮於舊塋兮奉聖帝乎洛陽建中興之遐祚分與二儀乎比長於是古之有德則納瑞而求安無德則不勝而爲災赤烏降於周文兮尙稱曰休哉桑穀生於殷庭兮中宗克已召成仁雉登天鼎耳兮武丁責躬而教純

初學記
二十九

春可樂

春可樂兮樂孟月之初陽冰泮渙召微流土冒櫞而解剛野暄卉召揮綠山葱蒨召發蒼

號文類賦三
御覽二十

吉辰兮上戊明靈兮唯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樹下濯茆兮蘊韭鬻蒜兮擗鮓縹醪兮浮蟻交觴兮竝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

御覽五百
三十二

弱筆

平端

御覽卷一百一十五
百人

若乃良辰三祖祈始吉元華壇峻口羽蓋幢幡

書抄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奏中興賦上疏

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鄙陋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曰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觀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後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己丑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於牽牛又臣都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免命臣作賦時瑯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

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父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嘗負屢彰，恐先朝露墳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謁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自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

晉書王廙傳

書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遲想得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言，月行復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屈，柰何奈何，雨涼不差。

淳化閣帖一

姪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瘡，如復斷要取末斷，愁人宜復具日發，與別惆悵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反，書不足白。復會日消息，廙疏。

淳化閣帖二

宰我讚

翩翩宰我有名言語志表義章英辭風舉

初月記十七

保傅箴

保傅之賢明宗國用盡輔弼之不忠禍及于躬無日父子無間皆有潘崇無目至親無二或容江充

御醫二
百六

婦德箴

團團明月魄滿則缺亭亭陽暉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况其黠之浮斃是日淑女鑒之職職乾乾相彼七出順此語言懼茲屋漏畏斯新垣在昧無愧幽不改虔

既文類
御醫十

王胡之

胡之字脩齡廩第二子歷吳興太守侍中丹楊尹遷西中郎將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未行而卒有集十卷

釋奠表

伏承仰遵古典已今月吉日釋奠先聖率土臣民順風載悅臣宿

要重患不獲陪列豫覩肅肅穆穆之容仰望雲漢伏枕欣慨

初學記十

四

上疏薦沈勁

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革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真固足自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眾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蕪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不

晉書忠義沈勁傳王胡之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鎮洛陽上疏

與庾安西箋

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足則不得放不知漆闔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枻而歌滄浪也

御覽人百三十四

遺從弟洽書

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已先旨，爲弟啟義讓之路焉。
若吾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朝廷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況降此
已還者邪。御覽二百二十一引晉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清閩王毓藻校刊

全蜀文卷二十終

全蜀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彪之

彪之字叔虎

見淳化閣帖七晉書作廣弟彬之次子爲著作佐
叔武唐人避諱改耳

郎東海王文學武陵王晞呂爲鎮軍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
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轉吏部尚書又轉領軍將軍遷尚
書僕射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復轉尚書僕射出爲鎮軍將
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昌忤桓溫檻車收下吏會赦免左遷
尚書尋復爲僕射遷尚書令轉護軍將軍太元二年卒年七十
三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有集二十卷

廬山賦序

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

水經

水江
水莊

水賦

寂閑居旨遠詠託上善旨寄言誠有无而大觀鑒希微於清泉泉
清恬旨夷淡體居有而用玄渾无心旨動寂不凝滯于方圓湛幽
邃旨納汚混虛柔旨勝堅或浹浪於無外或纖入於無間故能委
輸而作四海決導而流百川承液而生雲雨涌凝而爲甘泉初學記六

非賦

考五材之物化寂冥感而資靜水帶地而壤潤月流天而宵烟燃
鑽木而發火益穿坤而構井摹玄義之靈爻仰東宿之飛景步土
脈測水泉方欄結輶轤懸懸沈瓶而玄汲飛纖綆而陶牽於是杳
黃墟之邈鮮潤下之潔澄潤恬旨清冷渟泓朗旨寥戾協大陰旨
化液體上善旨流惠初學記七

三伏焦暑亢陽重授輕飄不弱纖雲不覆

初學記四

闡中賦

林繡白鶲

御覽九百一十四

木則藤虹籠采於峻藪，流星麗光於高林。

御覽九百五十三

果則□椑朱柿扶餘批杷

御覽九百七十四

王壇侯栗

御覽九百六十四
又九百七十四

七十一

竹則苞甜赤簷，纏箭班弓。度世推節，征合實中。簣管函人，桃枝育蟲。細箬素筍，形竿綠筒。攢岡抵之，苯蕸漫原。澤之蔚蒙，濟民要術十初學記

二十

藥草則青珠黃連，奉柏決明。楚荳鹿茸，漏蘆松榮。瘡痏則年永，繭

質則翰生

御覽九百八十四

賦

於是乎統體而詠之

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王凝之賦

正納皇后禮

升平元年

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

崇三綱之始。臣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臣納
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臣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
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
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
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
恆所上合於舊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事。晉書禮志下宋

書禮志一通
典五十八

納采版文璽書

皇帝容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何璵。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
臣奉宗廟天地社稷。謀於公卿。咸曰爲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
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綱。臣禮納采。晉書穆宗
禮志下宋

何后傳又

問名版文

禮志下通
典五十八

皇帝曰咨前某官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_{晉書禮志下}呂禮問名_{通典五十八}納吉版文

皇帝曰咨前某官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_{晉書禮志下}百禮納吉_{晉書禮志下}通典五十八

納徵版文

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何之族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奉天祚_{晉書禮志下}昌玄纊皮帛馬羊錢璧_{晉書禮志下}百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關內侯恪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_{晉書禮志下}呂禮納徵_{晉書禮志下}

禮志下通典五十八

請期版文

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誠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_{晉書禮志下}呂禮請期_{晉書禮志下}通典五十八

迎后版文

皇帝曰容前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惟某葬由典禮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太尉某呂禮迎晉書禮志下通典五十八冊立皇后何氏文

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散騎侍郎女何氏爲皇后容爾易階乾坤詩首闢雎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嫡處帝道昌光姪姒母周將嗣克崇皇后其祇助厥德召肅承宗廟虔虔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範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通典五十八

整市敘

古人同市朝者豈不呂眾之所歸宜必去行物近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或商估沒漏假冒豪彊之名擁護貿易之利凌踐平弱之人專固要害之處屬城承寬亦皆如之

上書論皇太子納妃用玉璧虎皮

或者虎取威猛有斑彩蔚玉象德而有溫潤珪璋亦玉之美者豹

皮彩蔚已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儂皮雁羊前漢亦無

用羊之禮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末始

通典五十八

案鄭眾卒於建初八年而云漢末蓋誤涉康成耳

上書論皇后拜訖上禮

上禮唯酒犧而已犧十頭酒十二斛王公已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賀錄者悉賀左傳曰會吳於絅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週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同悉應上禮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臺符問皇后拜訖何禮官應上禮上禮悉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

上言開陵皇太后服承和十二年

二學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右臣雖與之同議議各有辭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總議有二君之嫌通典一百二

奏議陳留王廢疾求立後升平元年

臣按訥耽二議爲許其所陳也各無明文。臣呂爲經史所記未有南面稱孤而呂病疾退爲庶人者也。勵纂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賓今呂疾退既廢之後若同庶人則名賤而役厥處呂朝官則職替而班下呂舊禮則制重而無位量茲三義莫知其禮宗廟享祭禮有假攝古今依禮行之有由來矣通典七十四

奔喪議

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爲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衎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通典八十

婚禮不賀議

按婚禮不賀不樂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明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通典五十九
亦和三年納

后漢書
王彪之議

婚不舉樂議

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曰無者爲婚禮也。臣伏重詳禮云、婚禮不作樂。幽陰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竝闢此條當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設大駕鹵簿鼓吹、竝可備儀而已。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

太常王彪之議

魏晉舊制、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鐘吉凶。鼓鐘常用非樂也。舊儀皇帝乘輿列闇闔、掖門鳴鼓鐘所召聲告内外耳。今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黃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懸金石之樂。鳴鐘鼓中朝無宮懸設軒懸。中興已來、無此樂故、唯作鼓吹鳴鐘。召擬宮懸金石耳。婚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愚謂宜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通典同上。舊蓋太常主者按云云彪之又議

日食廢朝會議

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御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會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通典七十八

太后爲親屬舉哀議

若至尊自應舉哀外族於朝堂是也自若不舉哀唯應從太后遠出朝堂未喻其禮謂從舉哀之禮自中朝迄於中興朝廷已粗有常儀至尊爲內族於東堂舉哀則三省從臨爲外族及大臣於朝堂舉哀則八座丞郎從臨至尊之奉太后卽率朝臣之儀又盡家
人之禮二三情敬實兼參臣子今不應自舉哀者謂應從太后臨於式乾殿太后位西面東向至尊位北面南向通典八十一褚太后爲從弟舉哀尚

書王彪之議

駁彭城國李太妃諭議

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呂從爲稱也。呂從爲稱則無溢可知。春秋婦人有溢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溢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溢泰始呂來藩國王妃無有溢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溢耳。琅邪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溢今彭城太妃不應溢通典一
百四

省官并職議

爲政之道。呂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呂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逋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眾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眾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呂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

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妙，可并。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海擊。已對驍騎，內官自侍中已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住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已職分責之，已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下有闕脫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晉書王彪之傳案此因桓溫陳便宜七事因上譏云云。召御覽二
百三及桓溫
博互證自明

帝加元服議

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
禮所已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修復未畢入新年
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準喪冠闋饗樂而行事
誠有倚傍然加袞冕火龍煥然已準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
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修復畢者便當準喪冠耳通典五十六孝武將冠未

常王彪

之議

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
樂恐修山陵未必於樂便闋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履冬皮履無
定时不必三元也按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

通典五十六

近訪得成皇帝加元服儀注闋無拜廟事按禮冠皆於廟儀禮云
既畢賓出主人送於廟門明必在廟近代已來不復在廟成皇帝
既加元服拜太廟已告成蓋亦猶擬在廟之儀今既加元服亦應

拜廟通典五
十六

優遇陳留王議

禮讓之始王與繼嗣之末孫降殺殊矣是已春秋之會杞不異列宋不殊位今陳留王朝會自任其來則無繩墨之準既已來朝則應有常次至於大會升殿雖無上位然無殊別之座名同朝錄將事有例且朝錄蓋是紀官名之簡通典七
十四

優賄陳留王議

山陽公薨故事給絹二百匹山陽於今稍遠今可特給絹布二百四錢三十萬宜少優於山陽通典七
十四

諱議

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則當準已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按右丞議云門縣改名既頒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已爲門縣名已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

光祿勳字義體同爾竝皆頒下著令知官名之改非頒下令人皆
諱之也謂尙書奏事詣先帝令上書爲諱耳太后及朝臣竝應諱
之義今者奏事詣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
又喻召父之所諱竊召父子天性君臣異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
元明哀三帝之朝無召所生之諱頒行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不
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避耳且四海
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生之臣妾也召小君之諱列於諱榜故天
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榜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
雋彥今所應準而議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召子貴三帝
之母不召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既不解哀帝
所生何召獨非今嫌又今上卽位所生李淑妃諱何召不頒下天
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之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
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士同

諱平謂王尚書傳郎議爲允

通典一百四

太后父喪廢樂議

今若鐘懸鼓吹皆可㠭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就得孰失且恭皇后崩乖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㠭卽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爲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㠭爲合禮亦非所㠭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㠭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簫之音實聞於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爲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致於禮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通典一百四十七

喪不數閏歟

或曰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曰閏名雖附七月而實呂三旬
別爲一月故應呂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
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
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自越非
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晉書禮志中憲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王薨之政

答臺符問小功服成婚

二王出後二國禮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爲姑姊妹適人者小
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呂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
可先儒之說本齊衰之親故除喪而後可婚今二王雖呂出後降
服本亦齊衰之親情例如禮不應成婚通典六十東晉臺符麟陵禮爲應得婚與否太常王彪之云云

答撫軍訪郊祀有赦

中興呂來郊祀往往有赦恩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

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

晉書王彪之傳
時當南渡、簡文

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云云從之

上牋陳雷弱兒事

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

晉書王彪之傳

與會稽王牋

王藻女有同生之衰、計其日月、尙未絕哭、豈可成婚。凡在君子、猶愛人、曰禮、况崇化之主邪。自此爲聖朝故事、寧可執訓。當今宣流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

通典六十

王者君臨萬國、曰禮義聲教也。今若皇子獨違規矩、恐遐邇之譏、必不許也。且自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婚者、不見重責、故尙書僕射裴頠當代名士、於時兄弟子喪、未爲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謂父子並應貶責。兄弟子下流之喪、不同於姑、古者諸侯絕周、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自本周喪未葬行嘉禮也、況

蘇陵長公主於禮法不應絕服況喪未葬乎。通典六十一

答會稽王書

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計
侍中等曾議此事呂爲拜時不應呂喪爲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
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通典五十九會稽王遺子

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卻會與不皆建元元年亦元日
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呂示八座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
爲不得禮議苟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
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
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
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衍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
莫大日蝕史官告謹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

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朕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
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闈之制與元會禮
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

卻之禮唯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卻元會魏志劉劭傳注又御

覽二十九引

荅孔嚴論蔡謨謚書

接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爲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夭竄
庾太后竝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竝謚曰穆此
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故
單謚自頃複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
近意耳皆顧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讓素之懷不當
此任於今詠之所曰不複謚欲令異於數公所曰標沖虛述德美
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緣臺事者亦皆不複謚山李二司

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號周光祿顥或稱師傅或曾
總錄竝不復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讞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
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
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覲周顥謚康羊祜荀勗同謚
成此例甚眾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御已不應與和
嶠同謚蔡爲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
比故事準例如此復無所爲疑通典一百四

二疏畫詩序

余自求致仕政事累詔不聽因扇上有畫二疏事作詩一首自
述其美

書鈔一百三十四
御覽七百五十

伏犧讚

悠悠皇犧體寂神澄無爲而化世道之凝下知有之冥感自興因
應之跡畫象結繩

初學記九

王納之

納之。彪之孫元興中尚書左丞後爲御史中丞
議郊祀不得三公行事

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齊之興
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
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呂上莫不蒸嘗
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
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
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宋書禮志三宋安帝元興
之己卯告義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
皆爲依調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云云又見
通典四十三

王曠

曠廣弟惠帝時侍中出爲丹陽太守永嘉中爲淮南內史有集

五卷

與東海王越書

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魏志裴
附傳注

與揚州論討陳敏計

賊今下屯固橫江

御覽三百三十七

復據烏江皆壘壘彭排鹿角步安嚴峻召襲歷陽諸軍

御覽三百三十七

王邃

遼曠弟閣帖題云海
陵恭侯當考

書

寒佳不張丞婚事云何是良對足下可時合知女決也

王邃白

閣帖

三

全晉文卷二十一

全晉文卷二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深校刊